

浅碧嫩玉一碗羹

回味

张晓红



宁波人喜欢将倭豆豆瓣入羹。
(顾玮 摄)

我们宁波人把蚕豆称为倭豆。每年，嫩倭豆甫上市，喜欢烧上一碗倭豆羹。要肉肉嫩嫩的，豆肉的眉梢头泛黑黑之际，辅料为雪里蕻咸菜切成细丝，称为咸菜花。咸菜花必是微酸、亮黄色的，只取中间梗叶相连的那一段。还有小拇指粗细的嫩野山笋，切成一厘米长的笋儿。

早年居沪地。大清早楼上楼下，曹家姆妈、李家姆妈，闹嚷嚷嚷：快去小菜场排队买宁波倭豆格……宁波倭豆剥肉，热油爆下锅；酱油、茴香、桂皮、料酒、糖，也一个劲儿地窜下锅，煤气灶猛烧猛烤。灶披间各种香气缭绕，长久不散。

“张家姆妈！宁波倭豆老好吃！糯糯滑滑，又香又甜又鲜。”母亲却在背地里轻轻地叹口气，对我说：“好好的倭豆被他们烧坏了。”

翌年的倭豆季，母亲把咸菜花用热油爆炒，压在大口瓶里。把米粉磨好放大号铝饭盒里，又用网丝袋、帆布袋，拎着背着提着，来到上海。向大户人家的李家姆妈借了特大号的烧饭锅子，烧出了倭豆羹，又一碗一碗趁热分送给石库门里的各家各户。

“张家姆妈！这倭豆羹哪能介好吃！三样末事格味道都有，就是最佳地融合在一起，好像鲜炼乳放进咖啡里，味道老好，又吃不出啥比啥好吃。颜色又介漂亮！”母亲就很自豪地说：“这是阿拉宁波人一直喜欢的传统烧法，倭豆羹。”

关于这碗倭豆羹，还有个美好的传说。当年，戚继光率众将士来浙东沿海赶逐倭寇，行至一个小山村，又乏又饿，想问一户农家买些食物充饥。那村，这是户贫困人家，那天恰逢有客要来，正准备做饭，一大碗用菜油炒过的自家腌的



拎馄饨的漏勺。



抽屉柜是整副担子中做工最精细的，上下共有9格。



分离式馄饨担。

一副馄饨担



一张1953年元旦签发的慈溪摊贩营业许可证。



撑起王成瑞的老馄饨担。

老照片

桑金伟 文/摄

如果把过去说成“肩挑年代”，那么现在就是“车载年代”。“肩挑年代”中可忆可写的有很多，譬如木匠、铜匠、篾匠等手工业者常挑着专用担子觅活、转场。其实，专用担子何止工匠们有，饮食行业中也同样存在，如馄饨担、豆浆担、凉粉担等。我认为在饮食行业中，馄饨担算是比较典型的，且常出现在文艺作品中。

在得到慈溪掌起镇文化站工作人员证实后，我去掌起拜访了馄饨担主人王成瑞。王师傅今年70多岁，当地人称其祖父，父亲为“馄饨阿德”“馄饨阿善”，可谓三代包馄饨的，当年他家分三处出售馄饨，分别在掌起、东埠头、范市。此三地原是慈溪县的镇级区域，相距各不足5公里，市日是间隔的，他们就“赶市日”卖馄饨。馄饨担不适合长挑，他家就置备了三副馄饨担，每处安放一副。一家设三副担子的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，真是“专业馄饨世家”了。

王成瑞是个知青，初中毕业就开始卖馄饨。十几年前，馄饨担歇业，改做厨师，为乡民办宴。三年前我去拜访时，他还住在掌起老街边的旧屋里，旧屋收拾得干干净净、井井有条。

王成瑞的馄饨担，基座是条长凳，家乡人称此类高凳叫“马凳”。凳面其实就是营业柜面，凳前端的凳腿上安装了搁置煤球炉的铁架，凳的后端安置一个抽屉柜子。

这个抽屉柜是整副担子中做工最精细的：上下共有9格，最上两个小抽屉，可放钱币；其下是1块可抽动的案板，包馄饨时抽出；案板下是一个大空格，有通风孔，用于安放馄饨馅；再下是5格等大的抽屉，用于盛放包好的馄饨；最下是个大抽屉，放置碗、汤匙等。

凳面的高度正适王师傅半蹲进入、挺腰而行。他还为我现场做了示范。我问，需要这么多格抽屉放馄饨吗？他说，一般每天售出150碗馄饨，5格还放不过来，好在是现包现卖的。王师傅知道我要去，已在抽屉板上早早铺了一层新棉纸，屉板上铺棉纸，且每日一换，甚是讲究卫生。

前凳腿的内侧挂有一只漏勺。这种直柄漏勺是沸水里捞馄饨专用的，乡人称此为“撩箴”，北方称“箴篱”。漏勺的木手柄经拇指食指长年拿捏，磨出了深深的凹陷。这是百年老馄饨担承载岁月的“包浆”。

我喜欢带有文字的老物，正如考古学家最想看具有铭文的古器一样。王师傅似乎懂我的心，拿出一张1953年1月1日的慈溪县人民政府摊贩营业许可证（注：这里的慈溪县是“老慈溪”，上面写着“摊主：王善治（注：王成瑞父）。营业种类：馄饨。设摊地点：淞浦东安（注：淞浦现为掌起和范市交界处，东安即东埠头）”。

早年上海滩的绝代才女周炼霞写有一首《咏冬夜馄饨担》诗：“风寒酒渴人如梦，街静灯疏夜未央。何处铃声敲永巷，一肩烟火踏清霜。”通篇不现“馄饨”二字，说的恰是馄饨。旧时上海、江苏一带的馄饨担叫卖是敲梆的，即“梆声”。“一肩烟火”不正是馄饨担吗？熬通宵的人士，一碗火热馄饨下肚后正好睡觉。

人们都说剃头挑子是“一头热，一头冷”的，其实馄饨担、豆浆担也是如此，凉粉担却是两头都

冷的。

据我搜集整理，馄饨担在材质上分为竹制和木制两类。王成瑞家的是木制的，木制担更加精细牢固。但竹制的轻盈，且易入画，画家谢友苏笔下的馄饨担就是竹制的。当然还有竹木结合的，“大身”是竹的，抽屉柜等是木的。馄饨担在形式上分为一体式和分离式两类。一体式就像王成瑞家的那种。也有担分两头的，即分离式的，挑时分两头，用时可靠拢。

如今，原本意义上的馄饨担早已消失，用它做展示以证明自己是老店的，或偶尔还能看见。温州有家馄饨店，就用“温州老南塘馄饨担”作店匾。黄山屯溪老街有“吴一担”馄饨店，据说附近还有一家“汪一挑”馄饨店。

无论“挑”也好，“担”也好，都仅剩回忆了。在我儿时，馄饨精美，是“小鸡肚肠”的“女人食”。我的早餐通常是两个大饼一根油条，不超过1角钱，且能撑到中午。若吃馄饨，就要超过1角钱，还只填了肚子的一角。因此早年间，我们是不敢吃馄饨的，尽管老泮山的“馄饨阿潮”也小有名气。

孝义前虞村

乡愁

仇亦斌 文/撰



位于古林的虞氏宗祠。

前虞古村，名声不显。村子今属海曙区古林镇，和我老家洞桥镇紧挨着。村里河流不少，很多老建筑是依河而建。有一年我探访此村，遇到一位老人，便询问老建筑的名字。

老人叫虞阿良，那年83岁，很热心，跟我讲了很多典故。他说眼前的两个墙门分别是外河埠漕和内河埠漕，外河埠漕曾有堂名“照远堂”。河旁的老宅以前是祠堂，有公田供养。后来改成了小学，名为“丰文小学”，对贫困户子弟实行免费就读。他和父亲都是在这里上的学。他故去的父亲已有110岁，如此算来，丰文小学是百年老校了。后来得知，这个学校始建于清道光十八年（1838年），始名虞氏丰文学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还设置村办的歌脚处，可是前路还长，不能耽搁太久。楹联说的是大实话，意味深长。不过，我眼前的石桥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热闹，它不再是山民的交通工具，水泥公路蜿蜒伸进了大桥的深处，村民们出行再不用倚赖双脚。我当时寻思，自己或许是最后一个走进凉亭的人。

我问向村里的其他老建筑，他说以前更多，可惜被一个不孝之子放火烧掉了四五幢。文化礼堂在村子的东头，是另一位老人虞根荣引我去的。礼堂关着门，他帮着找人来开门。有两块古碑立在礼堂的北侧，是从祠堂里迁移过来的。村里原来有老祠堂、新祠堂、孝祠堂以及朝东、朝南、朝北等祠堂，这两块古碑是从不同的祠堂搬来的。

其中“虞孝子传碑”是区级文保点，碑文撰于嘉靖二十二年（1543年）秋九月。碑文所记虞孝子，为前虞村人。《四明谈助》中记载其名为，字精之，代兄服役，对父母至孝。父亡时，他“水浆不入口三日，面黑如囚。丧尽，悬棺，进食如生”，故被称为孝子。

另一块“救书碑”更早。明正统四年（1439年），前虞村人虞陆和虞玖兄弟因为捐粮赈济的义举，被皇帝敕封为义民。曾赐敕二道，为义民，乡里也被命名为“天花里”。救书碑立于明成化八年（1472年），曾建有牌坊，名“双义坊”，可惜在20世纪60年代时被毁，现在村里还留有拆下的石构件。

村子四周有河流围绕，村人一直传说村子是个“乌龟”的形状。虞根荣老人也这么认为。他说村里有四座桥，分别为东渡桥、结义桥、卫宗桥、虹桥（也叫彩虹桥）。如今除了卫宗桥是老桥外，

其他都已被拆，改成了水泥桥。其中刻有“东渡桥”桥名的石块，被砌在文化礼堂的围墙里。这四座桥就是乌龟的四个爪子，守住了桥，就保卫了整个村子。

卫宗桥旁的良房，据说是同一个太公所建，他有6个儿子，发家后造了6座宅邸。这些房子临水而建，很有水乡韵味。长石板铺就的河埠头，在水质干净的年代，用来洗刷非常方便。古民居中还有过街楼，上面是楼房，以前可能是大小姐的闺房。木板门斑驳，很多还留有红漆大字，如“立无产阶级大志，做共产主义新人”，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痕迹。门上铁质的门环、门头的石雕和砖雕，年代更加久远。天井里，有石质的长凳、石臼、石磨、大水缸等物，有昔日生活的气息。曾经办过联合诊所的那座老宅里，龙凤的砖雕、花卉和祥云的石雕，尤其精美。

除了良房附近的老建筑，还有行里老宅、校房老宅和陈坤房，也保存得不错。

这是我7年前的探访所得。今年春天，我再次进村，看到一幢粉刷一新的民国建筑，名为水恭房，居然是宁波市历史建筑，很是好奇。但门关上，刚好旁边的房子里住着一位老人，于是打听详情。老人姓虞，他说自己出生于1938年，这幢房子才造好。这是以前村里地主婆李阿香的房子，她的父亲开过当铺，造房子的钱是其父提供的。李阿香的丈夫姓水，病逝后，她领养了一个儿子，长大后以做豆腐为生。房子有点西洋式，共三间两层楼，另有三间平房。新中国成立后的70多年来，这幢房子当过乡政府办公楼、供销社的仓库、村委会的办公楼、村保健站等。可谓：一幢水恭房，半部村庄史。

家谱记载，前虞村在南宋淳祐五年（1245年）建村，至今已有770多年的历史。村子户数近千，人口两三万，是个名副其实的巨村。前虞村也是“草席之乡”，父亲说，早先前虞村的席市非常有名，成交量很大，他曾来这里卖过草席。

古迹

叶龙虎 文/撰

大隐溪上有古桥

大隐位于四明山北麓，旧属慈溪县石台乡舒家村，由“大隐隐于市，小隐隐于野”得名。据宋宝庆《四明志》记载，大隐市为南宋时期慈溪的六大集市之一，历代有隐居的名人，如秦末汉初的夏黄公、东汉的董黯、晋代天文学家虞喜、北宋御史中丞舒宣、南宋吏部尚书汪大猷等。

大隐的溪河因董黯而出名。东汉延光三年（124年），董黯在大隐溪汲水奉母，被汉和帝敕封为孝子。从此，“母慈子孝”的美名传遍了神州大地，故大隐溪亦称慈溪。析鄞县时，以溪名县。

大隐溪之南有九龙山，山下为千年古市大隐老街；溪北有凤凰山，山下有千年古村舒家岙。1041年，舒宣出生。他是“庆历五先生”之一，郁郁的高足，当年王安石变法，舒宣是重要成员之一。后舒宣出任御史中丞，成为御史的最高长官。据明天启《慈溪县志》记载，舒宣尤长于声律词，多咏四明名胜，著有《元丰圣训》三卷、《文集》百卷。

自舒宣金榜题名之后的700年间，据慈溪文史专家王孙荣先生考证，舒家岙至少出过四位进士：舒介，元祐九年翰林院待制、奏名进士。



万年桥的北境有三间凉亭。

的两侧，柱上的字迹还依稀可辨。据村里老人介绍，门口旧有旗杆夹和下马石，可惜在建设村道时被埋掉了。村口有一口古井中央井，相传为万历年间所筑，井水甘甜，井台旁边是旧时的官道。古村的每一个角落，遗留着各个时期的历史痕迹，让人浮想联翩。现在，村里住着大量的外来人口，他们说着与舒宣的后人们迥异的方言。

大隐溪上的两座古桥弥足珍贵。学士桥，一头连接九龙山下的老街，一头连接凤凰山下的古村，见证了大隐历史的变迁。桥梁为石砌多孔平桥，桥墩14个，桥孔13个。桥板的东西两侧，镌刻着“清咸丰四年捐资重修”字样。桥墩用长条石错缝叠砌，东平西尖。桥面无栏杆，两边铺

长条石，中间镶嵌长方形石板，石板上刻有“五福捧寿”“平升三级”等吉祥图案。这是一座典型的中水位漫水桥，洪水来时漫溢桥面而过，洪水退后即可恢复交通。

另一座古桥称万年桥，位于大隐溪上游约3公里处，如今正好是双溪口水库的大坝所在。我2007年8月4日到过这里，当时大坝正在施工中，万年桥尚在。该桥原名永年桥，是芝林、乌岩等地山民走出大山的重要通道。1934年，永年桥被山洪冲毁。灾后由乌岩翁瑞元老人发起重修，老人带头捐出自家的两处竹山，并四处筹资、亲自督工，直到大桥建成，改名为万年桥。万年桥的桥面由4块并列的大石板平直衔接，桥墩用长条石叠